

## “北京人”下落何处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因本世纪二十年代出土了较为完整的北京猿人化石而闻名于世,尤其是1929年裴文德先生首先在龙骨山猿人洞中发现一具最完整、距今五十多万年的古猿人头盖骨,成为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1936年贾兰坡先生又先后在猿人洞发现3个古猿人头盖骨,迄今为止共发现6个,被命名为“北京人”。

可惜的是在二次大战期间,5个北京猿人头盖骨随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转移,专列被不宣而战的日军劫持,北京猿人头盖骨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1937年不仅是“北京人”遗址正在发掘的日子,更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日子,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日子。距卢沟桥十余里的周口店挖掘现场,所有的工作被迫全部中断。

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后,当时的协和医院因是美国的机构,悬挂美国国旗,成了逃避侵华日军铁蹄的一个避风港。自1927年以后发掘的所有“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这处“保险箱”里,研究人员仅限于在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由于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纷争而日趋紧张,日军也开始占领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日美之战一触即发。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必须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稳妥和



中国考古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至今悬而未解的考古谜案,从人类、水稻的起源,到悬棺、汝窑、秘戏以及洛阳铲等,本文详述谜案发生的历史背景、破解的过程,以及部分至今尚未解开的悬疑。许多考古谜案中谜中有谜,案中有余,构成了一个个亦真亦幻、起伏跌宕的离奇故事。

传奇故事

耿建军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学者魏敦瑞希望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有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出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财产,不得运出中国。事情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寇抢走,由驻北平的美国大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将这些物品

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古人类学家胡承志是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人,他当时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作技工,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周口店化石是他亲手打包装箱的。他将“北京人”头盖骨重重包裹,精心装好之后,把箱子送到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送到总务长办公室的两个木箱当天就转送到F楼4号保险室里,过了一夜又被送走。自此一别成永恨,令无数中国人扼腕叹息。

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北京人”化石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具体执行人是原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医弗利,据弗利回忆,当时他的上司对他说,让他直接回国。为了安全起见,那些“北京人”化石将放到他的那些运回美国的行李中,这件事,在当时是相当秘密的。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由北平开往秦皇岛,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该部队当时打算在秦皇岛改乘预计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去美国。

但是不幸发生了,恰在三天后,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被迫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弗利成了日军的俘虏,几天后,他们在天津的战俘营里见面了。但此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绿色行李箱已经不见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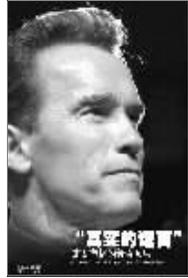
“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成为人类科学史上的一大悬案。

## 加入阿诺

玛丽亚对丈夫竞选活动的运作方式极为不满。她使用肯尼迪家族的方式来解决难题——直接挑选最著名的专家。如果要找牙医,这个方法就非常奏效,但在政治上,它并非总是行得通,专家检索系统很快就会过时,里边满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人物,也有已经倦于政治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她咨询的人告诉她,墨菲是最好的,而如果墨菲是最好的,那么他就是那个应该吸收进来的人。“我给许多人打电话,我说:‘我想要最好的政治上的老手。’”玛丽亚说,“人们会给你不同的名字。调查快结束的时候,你去看看哪个名字出现的次数最多,然后你再设法得到他。就是这样。”

墨菲从政已经有20年了,42岁的他已经开始厌倦深陷政治血腥,幻想在娱乐行业开始新的生活。事实上,他参与的竞选本身就是小小的黑色喜剧。墨菲是一个很有水平的讽刺作家,也是一个有趣的人,选民对他写的任何演讲辞都会报以最热烈的掌声。他有运作否定式竞选的名声,但是他使用了所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从最讨人好的办法到最野蛮的办法无所不用。他运作过的最著名的竞选,是2000年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让记者们坐上候选人的大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媒体敞开心扉。记者们因为那个大胆的竞选策略而称赞竞选主管。

墨菲了解自己的需要,也了解自己的候选人的需要,他的要



人物传记

利默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通过这位可能会改变美国政治面貌的奥地利移民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及其性格上的多面性,直接展现了一个现代版的靠艰苦奋斗而功成名就的故事。本书精心采访了几乎所有与阿诺·施瓦辛格关系最密切的人士,包括他的良师益友、健美运动中的竞争对手、他终身的挚友、第一任正式女友、他的情人们、他的长期公关秘书、经纪人、制片人、导演以及政界的朋友和对手。

求就是不受干扰地安排竞选活动。一旦他的条件得到满足,他就同意接手竞选。

召开记者会两天之后,阿诺开着一辆黑色通用育空河车去了亨廷顿比奇,在那儿进行他竞选活动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亨廷顿比奇是一座海滨小城,位于洛杉矶南部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阿诺的竞选班子没有计划在那里举办大活动。他打算在英卡烤肉店会见一批小企业主,然后参观主街的几家商铺,听听店老板们的

## 举报信下落不明

一连三天,我都在下午三点左右跑到收发室去。这是邮递员送信件的时间。我想伺机截住那封被我误寄往市纪委的举报信。皇天在上,天地良心,我只是模拟举报以泄私愤,可不是真的想把它寄出去,我可没吃豹子胆!

但是,我没有查到那封信。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并没有寄出去,而是遗失了,另一种可能则是信早已寄到了纪委,并且转到了吴大德的案头。我希望是前一种可能,可万一是后一种呢?那我就惨了。如果我是吴大德,看了那光盘之后,首先会追查它的来历。谁最有条件监视他的办公室并且录了像还刻了光盘?除了我徐向阳还有谁啊!

我惶惶不可终日。我不敢进出办公楼,我怕碰到吴大德。要是他盯我一眼,我可能会惊惶失措,泄露我告密者的身份。我首先应当拆除摄像头,消除作案痕迹,但是我一时没法进入吴大德的办公室。那么,先把监视器藏匿起来吧。我拿了一个纸箱,欲将监视器装入其中。可是且慢,此时吴大德在做什么呢?让我再窥探一下吧。

吴大德和吴晓露出现在屏幕上。我头皮一紧,是不是在研究我那封信?桌上摆着几份文件,并没有信。也就是说,东窗还没事发。只听吴晓露说:“难怪你不希望我跟廖美娟争妇联主席的。没想到她是你的旧相好。”吴大德背起一只手:“胡说!纯粹是泼污水!当年她在乡下当老师时还诬告过我呢,市委还派过调查组,好不容易才证明我的清白。不信,你可以

官场小说

少鸿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问袁真,她和徐向阳当年都是调查组成员。”吴晓露说:“既然如此你还帮她说话?”

吴大德说:“这件事我帮不了你,也不会帮她。你呀,不要得寸进尺。”

我没料到到他们的谈话还牵扯到我,不过与那封信无关,我也就放心了。看来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那封该死的信或许还躺在纪委的某个文件柜里吧。吴晓露才提拔不久,竟然又想做妇联主席,我这位昔日女友的胃口也太大了。

这天夜里躺在床上,我终于依稀记起,那封举报信,我是没有贴邮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误寄了,它也会被邮局拒绝,不会寄出。难道我的种种担忧,都是庸人自扰?我庆幸不已。

上班很无聊,我去只一墙之隔的莲江公园闲逛,没想到会在公园里碰到吴晓露。看到我,她并不感到惊讶,只是说:“这么巧,真是想曹操曹操就到了。我遇到麻烦了,正准备去找你,想请你帮帮忙。”我摇摇头:“请你帮帮忙?还有莲城名姐搞不掂的事吗?”她冷笑了一声说:“哼,我就晓得你心胸狭隘,一直记恨于我。身体是我自己的,与你何干?闲话少说,你帮我帮不帮?”我缄默了半天才说:“那要看怎么帮了。”吴晓露说:“你先告诉我,十几年前,廖美娟和吴大德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我晓得你下乡调查过。”我知道她的企图了,说:“你想找出政敌的破绽,然后给她一个致命的打击?好,我成全你。”

于是,我就将多年前吴大德与廖美娟的那档男女之事不厌其烦地叙述了一遍。吴晓露沉思了半天,说:“谢谢你,不过还想请你帮我做件事,把你说的这些散布出去。”

我错愕了,我既错愕于她的手段,更错愕于她的态度。我说:“不过这样一来,可就连累吴大德了吧。”吴晓露说:“他不管我,我还管他?他压着你多年不提拔,你不是也恨他么?匿名信一发出去,就是一箭双雕了,一替你解了恨,二替我扫除了前进的障碍。”我抽了一口冷气,心想,给不给她当枪使呢?

## 变故

婚礼又要照常进行了,这是件喜事,可我心里明白,这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婚礼,这是方立民对我的施舍。接受施舍的感觉跟施舍于人的心情怎么可能同日而语。

回到家里,马上给婚纱店打电话。他们告诉我婚纱已经做好,让我先去试穿。接着又跟礼仪公司联系,告诉他们婚礼照旧。接下来几天,除了继续忙婚礼,我也开始四处找工作。鸽子特意拉我单约老孤吃饭,席间替我诉苦,说我已经失业了,要托他帮我找个差事。我特别不习惯在还不是太熟的人面前说这种事情,赶紧表示自己没事。鸽子一点都不客气,当即问我有没有收入用什么吃饭用什么生活用什么付房租?她问得我哑口无言。

老孤当时并没有答应鸽子的请求,第二天却主动私下给我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看一个画展,说看完后写一篇随笔。我并不想接这个差事,因为自己无论精力还是心力都不在状态,但老孤说他在C大论坛和博客都看过我写的东西,文笔还行,只是要成为一个记者还有一定距离,他想让我先试一试,如果稿子能够通过,就考虑让我去《京城日报》。为了不失去这个就业机会,我把活儿接了下来。两天之后,他约我在三里屯喝茶,要我当面把稿子给他。

这些天,方立民公司特别忙,我们一直都没见面。偶尔翻开笔记本找一个电话号码,突然在四月份的月历上看到自己写过的备忘录:四月十三日,方立民老妈妈生日。我一下想了起来,那天我跟方立民闹别扭,这件事早就忘了一个千

都市小说

江健宁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恬恬和方立民就要结婚了,可是就在刚刚发出请柬,恬恬忙于订购婚纱的时候,方立民提出推迟婚期,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眼看着婚期临近,六神无主的恬恬正愁无法向亲朋好友交待,恬恬的父亲被查出是癌症晚期。父亲是恬恬从小的偶像,父亲与母亲相敬如宾地恩爱。在父亲临终的时候,一个惊天秘密被层层揭开……

二净。我真该死!为了补偿自己的大意,我马上出去挑了一件真丝衬衣,又在超市买了几个伊丽莎白甜瓜,特地去上门请罪。

方立民老妈妈见我独自到访,显得非常惊讶,是恬恬哪,快进来,快进来。

我有些尴尬地说,阿姨,啊不,是妈,我前一阵子太忙了,连您的生日都没来。

方立民老妈妈忙说,没事,没事,你那天不是加班吗?立民都告诉我了。我还没有谢谢你特地给我买的生日蛋糕呢。

抱怨,发表几段简短的讲话并让摄像师们拍摄下来,然后开车回来。

摄像班子中的多数工作人员都来自娱乐媒体,包括ET卫视《内参》和E电视台!他们是在这次活动几个小时前组织起来的。人们一听说阿诺将会到,马上用手机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并为此改变了自己的工作安排。阿诺终于在下午1点抵达他将举行一个小型集会的会场时,有几个人堵塞在那条环绕那幢西班牙式建筑的街道上。他们聚集在那里不是因为阿诺要竞选行政公职,而是因为他的名气,他们带着一种欢度节日的心情。竞选助手们打出了蓝色的“加入阿诺”广告牌。那是他的竞选口号——不是加入我的十字军东征,不是加入我的政党,也不是加入我的事业,而是加入阿诺。

阿诺离开那家酒店,开始在主街上步行,十几名既结实又衣着鲜亮的亨廷顿比奇警察尽力疏散着人群,却被淹没在人群之中。他身着一套普通人的行头,一条斜纹棉布裤子,一件蓝色的短袖衬衣,解开了衬衣最上面的扣子。从远处看,他就像是被人抬起来了,似乎是人群用肩膀扛着他向前走。他不时昂头向远处张望,向人群中离他最远的人点头示意,就像演员向坐在剧场最远处的人进行表演。他最后努力挤过人群走到街道的另一侧,来到了一处喷泉边。有人在那里架起了一个麦克风,由于音响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人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人们看上去并不特别在意,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像是在欣赏一部无声电影。